

守正创新绘中国故事

## 86岁戴敦邦重出江湖，笔扫千军

■金城

听说戴敦邦先生“重出江湖”，是去年9月。去年这时候，电影《封神》上映。85岁的戴敦邦久违地踏入影院，为了支持小徒弟李云中的作品。没想到今年，他接着又出席了上海书展、上海插画艺术节等多项活动，还开起了粉丝交流会。遥想上次与戴老面对面对谈的场景，那已经是2015年。十年白驹，过隙一晃。这一次感谢广州插画艺术节，让我再次与这位伟大的“民间艺人”一晤，相逢在纸墨翻飞之间。

时序进入2024，陆续听闻一些戴敦邦出席线下活动的消息。最近一次是上海插画艺术节。他的画稿相对独立，与穆夏展区挨在一起，形成整个艺术节的重头戏。

## 戴敦邦何许人也？

戴敦邦何许人也？《红楼梦》《长恨歌》《水浒传》……随口一说，都是无数美术爱好者竞相临摹的范本。

江湖中如此受到推崇的名师大家，大多早已无须刻苦学习，只管享受功成名就，或飞遁离俗，闲云野鹤去了，少有如戴敦邦一般仍然伏案埋首、孜孜不倦，日复一日凌晨三四点就起床创作的。

这就像戴敦邦的忘年交老友、漫画家方成写给他的“打油诗”：“敦邦的名字像外交部长，人却是戴家庄的老乡。自号‘民间艺人’，却是艺术门里的苦行和尚。”

没错，“老乡”戴敦邦还到年轻人狂欢的场所里“凑热闹”去了。几个月前的上海插画艺术节，戴敦邦不但去到自己画展的现场，还进行了十分消耗体力与精力的读者见面签售会。能够在有生之年见到本以为十分遥远的偶像大师，并近距离互动交流，这怎么不令喜爱他的画画同仁们热血沸腾？果然，签售会尚未开始，队伍就已经排到了限定场域之外。来到现场“追星”的插画师中，有当下绘圈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，如刘冬子、阿梗、魏子楷、昔酒、鹿溟山等。无论是戴敦邦回归大众视野，还是两代画师十分接地气的“会晤”，高潮一浪接一浪，令无数圈内人炸了锅。

提前得知，戴敦邦艺术馆将会在2025年参加GAF广州插画艺术节的大咖特展，“爆款”系列比如四大名著、唐诗宋词、六十甲子、《长恨歌》、《金瓶梅》等作都会参展。据说届时他的新书《忆江南——白蛇传奇》也会正式亮相。

事实上，这次对话进行没多久，我便知道戴敦邦先生仍旧如人们记忆中那般，那满心满眼都是“画画”二字的“老少年”。对于时代更迭、画技拔高、审美变化等，他从善如流；对有进益于创作与革新的交流合作，也敞开心扉，从未退却。

八十年如一日，从未停下脚步。时间对他而言，不过是一种像年轮一样的符号。

## 吾以画为生，画以吾为友

“视创作如亲友”这一点，仿佛是世界艺术大师的共通之处。戴敦邦也曾说：“吾以画为生，画以吾为友。”用笔墨讲中国故事，这是他这辈子发出的最豪言壮语，也是他的千金之诺。此外，创作连环画的经历，令他深谙如何从“小”中求生活真趣。



戴敦邦《红楼梦》插画



戴敦邦《西游记》插画



戴敦邦《三国演义》插画

回想我本人的来时路，也是从小人书开始，记得创作《四姊妹》那会儿，我曾大量临摹戴敦邦的《红楼梦人物》《蔡文姬》《水浒人物》等。而端详起他的一幅画作来，我会仔仔细细，由表及里，从构成看至细微之处，不知疲倦，忘记时间流逝。

戴敦邦的画有“三得”：线有所得，色有所得，形意有所得。他是把写意笔墨和西画的解剖结构，融合得最好的艺术大家之一。

戴敦邦艺术馆的小红书上，曾公开了些许1979年他去西北的速写。内容看似随意潦草，却在寥寥数笔间，复刻了文物古画的神韵。且速写旁边还有许多小字批

注，特别认真，极为生动。

研究戴敦邦艺术创作，发现除了线条之外，其色彩也很传神，甚至极富张力。他的人物画十分讲究，可谓“墨不碍色，色不碍墨”。比如通常情况下，他的画以冷色的蓝绿色为基调，只有当需要渲染氛围或突出画面主次时，才会使用朱砂红、曙红、深赭等暖色。他还会在中式色彩审美的基础上，融入西洋绘画上色技巧。

戴敦邦十分擅长对不同时代、不同题材的作品，灵活运用不同的色调和绘画手法。这不但造就了戴敦邦“无所不能画”的美名，还成就了他多个版本的《红楼梦》。

从色彩浓郁到色彩淡雅，从全白描到重彩手法的回归。“同一题材，一位画家能长期创作几十年，而且在不同阶段都达到了当时较高的艺术水准。这种艺术韧性绝不是偶然。”他既是高山，也是汪洋。

提及“画中国故事”，当下我国动漫艺术界的主流声音也是挖掘传统文化，无论是创作者，还是读者观众，都有很强的文化共识。巧的是，由经典故事《白蛇传》改编而来的热映动画电影《白蛇：浮生》，在审美、技术、故事等各方面都颇具话题。对此，我也询问了绘制过同一文本的戴老的看法。

## 两代人，两代画魂

相信喜欢戴敦邦的朋友，多少都了解过他的成名经历。1938年出生于江苏镇江丹徒石马乡，家境一般。他的绘画启蒙于每天上学时经过的棺材铺和里面手艺精湛的老师傅。

19岁那年，他从上海第一师范学校毕业，到《儿童时代》杂志社当美术编辑，遇到了人生第一位恩师——漫画大师张乐平，是张乐平的鼓励、帮助和教诲，使他迅速成长、成熟起来。

尽管刻苦的钻研与创作一分一秒不曾停歇，但他还是“蛰伏”到近40岁，才迎来人生的第一个“高光时刻”。此后的岁月，他都在喧嚣的时代里安然醉心于笔墨之中，佳作接二连三。

对于任何时候的戴敦邦来说，谈成就、谈奖章、谈荣耀，都不如谈作品、谈创作。

事实上，任何经过了时间检验并已成规模的技艺、体系等都有其定式，对于一位成功的创作者、艺术家而言，有一套即成的方法论，也属正常。但86岁的戴敦邦，却依然让人觉得像一块新海绵，遇水鲸吸，再把水分全都挤压浇灌在画作与精神之上。

都说智者顺应时代潮流，勇者敢于破旧立新。戴敦邦说了要“守正创新”，他便始终如一。

现如今，与上一代艺术家不同的是，如今的创作者是科技发展、信息迭代速度最迅猛的一代。年轻画师们所寻觅与承担的画画理想同责任，与前人大有不同。从前有如戴敦邦这样的老艺术家将水墨应用于连环画，那而今就有动起来的插画，比如动图、动画。

从前有戴敦邦这般的为了老百姓能看懂文学名著，而倾情挥毫的画家，现今便有将天马行空的想象进行具象化呈现的OC画师。

两代人，两种注解，但是同一种精神。

面对新鲜血液与全新时代，戴敦邦的从容与格局既来自经年淬炼的硬实力，也来源于对数千年文明精神、文化遗产的笃信。在聊到当下流行的AI绘画时，对于这个让无数年轻画师既爱又恨的工具，他却全然接纳。“归根到底，它只是一种工具与手段，画插画，最要紧的是思想与头脑。”

他还说，“手绘，是永远不能被替代的，这是艺术独有的魅力。”（作者系广州市文联副主席、广东省动漫艺术家协会主席、中国美协动漫艺委会副主任）